



— 开—
— 栏—
— 语—

岁岁年年烟火味，碎碎念念人间事。四季流转，每个月都有专属的色彩和故事。时代流动，我们想要去抓住这些转瞬即逝的美好，让岁月流逝有迹可循。于是，就有了此刻的“人间事”，它在每个月和你相见，去讲述属于这个月的一个主题故事。

分开看，这将是12个人物、12个故事，连起来，就是属于2023年的一个剪影。

毫无疑问，1月的主题词是“回家过年”。在关于故乡、团聚、离别的千百种讲述中，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细碎花香，正成为每个人于心细嗅的蔷薇。

看诊了!

1月21日，青山之间，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刚端上桌。

“廖医生，廖医生。”有人在喊，廖正银放下刚端起的碗，走出门，熟练接过来访者手上的CT片，对着亮处举高。人越来越多，于是，他把大家都请进屋，耐心讲解。

作为主人家的弟弟廖老五端来椅子，让大家坐下慢慢交流。

廖正银看CT片的速度很快，他觉得这得益于本科阶段在解剖课上的严格训练。每次被问及看片到底是看什么时，他会随手将眼前的杯子轻轻挪动一下，“就如你整个房间的布置都非常了解，所以能一眼看出杯子的一点点移动。看CT片也是这样，人体的一点点病灶，都能精准发现。”

这样的精准，让他比别的人多了那么一点自信和从容。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，他固定在每周三下午到门诊坐诊，一般情况下，除了挂出去的40个专家号，加上疑难病号和一些没挂到号找上门的患者，一个下午他的接诊量在60个左右。

回到家乡，面对找上门来的病人，他一天需要为近30位患者提出治疗建议。

他所钻研的是介入治疗，是介入放射学的分支。更为常规的理解，就是利用现在的医疗影像设备做导向，精准定位到病变区域，完成诊断或治疗。

如果说人体是一棵分支复杂的大树，那么，这个手段正随着技术更新而不断深入到大树的各个细小根须和枝叶。在华西医院官网的介绍上，廖正银所主导的介入治疗，已经可以应用到全身各部位的肿瘤治疗、骨关节系统、血管畸形等等。

“我们不是传统方法。”站在乡间路旁，这是廖正银对小健(化名)全家强调的话。20多岁的小健整个腹腔肠道内血管畸形，在完成肠道手术后出血严重。当全家找到廖正银家门外时，小健已经虚弱至极。廖正银给出的建议，就是直接从肠道上进行微波消融，通过热能将肿块消除。

“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治疗手段。”廖正银的声音里难掩兴奋，“在国际上还没有完全推开，现在也是国家提倡的重点之一，比如治疗肿瘤，未来的方向就是微创加生物靶向治疗。”

廖正银说话从不绕弯，“比如说穿刺，三毫米的肺结节我都能穿到，然后直接降温处理掉，就不用开刀了。”

小镇做题家的梦

在公开资料上，廖正银的履历符合人们对于天之骄子的一切想象。

他生于20世纪60年代，在华西医科大学(现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)完成了本科到博士阶段的学习后，又在解放军总医院(301医院)继续介入治疗博士后的研究。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、霍普金斯大学交流学习过，是国内较早开始进入介入疗法研究的专家。

多年后，偶然听见“小镇做题家”这个名词的意思时，廖正银恍然，“我不就是这样的人吗?”

到成都读大学之前，他的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县城完成的。在清贫之家，直到高考前，他依然要背着大大的背篓上学，放学后要先干完农活再学习。于是，少年时期的回忆里有割草、喂猪、犁地，也有县城里3分钱一碗的面条，那是重大日子才能体验的“奢侈”。

在家里，他排行老四，还有3个哥哥

对于廖正银医生而言，他根本不在意是在明亮干净的办公室，还是在故乡的路边和门前看诊。

他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的教授，已经从医32年，但在故乡自贡市荣县双古镇，他是廖家争气的四儿子。从他读大学开始，乡亲们就会在他回家时上门咨询。他毕业留院、攻读博士，再到博士后、成为教授……30多年了，回乡免费看诊的习惯一直未变。

将故乡和梦想串起来的，是医者父母心的初心。当被公众熟知后，学术范畴之外的荣誉和掌声涌到眼前时，他更在意的，依旧是能否接住那些患者压在他身上的期盼。

答案藏在时间里。如同这个春节，当乡邻们听到门外总有车停时，那一定是——

“廖医生，回乡啦!”



今年春节，回到家乡的廖正银(右一)坐在门口为老乡看CT片。



1月30日早上，廖正银在医院查房。去年国庆廖正银在老家为村民看诊。

和1个弟弟。他没有见过三哥，那个父母口中读书也很厉害的哥哥，在他出生前就因为败血症去世了。

“在那个年代，败血症是致死率很高的病，特别是在农村。”廖正银总觉得自己成为医生是有种宿命在。从小，学习于他都不是难事，特别是数学，他几乎凭借本能，一路领先直到高考。

“爸爸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医务兵，退伍后在乡里做医生。”廖老五还记得四哥最初想像父亲那样参军入伍。那时，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还是四川省医学院，廖正银入学那年，整个自贡市只有3个人考上。

“其他同学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很多，在大学里一下就感受到差距。”廖正银现在还记得自己磕磕巴巴读英语时内心的窘迫，但他总觉得，困难就如同少时在故乡看见的山，慢慢爬，总会过去。

大学时，廖正银和朋友攀爬峨眉山。在雷洞坪，一个小女孩高烧开始惊厥，交通不便，没法下山，在儿科轮岗的他，教孩子父母用酒精擦拭小女孩身体物理降温，一阵忙碌后，孩子的体温降

下来，情况慢慢好转。

彼时，医学院的少年就立志要做临床医学研究。于是，他在深造时给自己选择了介入治疗，他有一个很热血的念头：技术肯定会不断更新进步，他要和时代同步，一点点在原有基础上，用更安全、更低价、创伤更小的疗法治疗恶疾。

医者，父母心

如今，廖正银的母亲已经96岁了，跟随最小的儿子廖老五住在家乡双古镇。那里距离成都一个半小时车程，廖正银最大的休息就是利用假期回乡探亲。弟弟廖老五早就习惯被乡邻们问起四哥的行程，他说自己读书没天分，每次都默默搬凳子、泡茶、端出水果和糖。

其实，关于回乡看诊这件事，廖正银聊得并不多。但谈及介入治疗，这位已近耳顺之年的专家，眼里依旧是少年的光。外人很难理解他的兴奋。

2011年，蒋宗谊被诊断为小细胞肺癌，那是肺癌中恶性程度较高的一型，生长迅速、转移早，存活期大多不超过1年。当

年“五一”假期，他带着CT片找到廖正银老家门前时，介入治疗被公众认知还不多。廖正银问他：“你相信我吗?”

“我肯定是相信的。”12年过去了，如今蒋宗谊已经71岁了，每年复查，医生都要感叹他恢复良好，“我就会说，是华西的廖医生治好的。我就是他的活广告，哪怕他不需要。”

后来，蒋宗谊在网上看见有人拍下廖正银回乡免费问诊的视频。留言中，很多患者都在讲述自己曾去求医的故事。廖正银会让家庭困难的患者回到医保地拍片，因为可以走报销；会为患者算好一个月108块钱的药，这样不会对家庭有太大负担；他宽慰惊惶胆怯的病人，“这么巧，我最会治你这种病”，也气愤有患者之前被误诊，“简直就是乱来!”

蒋宗谊常常回忆自己看病的过程，总会被廖正银的这些瞬间打动，“他很真诚，为病人着想，活得很纯粹。”

纯粹的人，会更理智作出选择。

廖正银的父亲在2021年的一个周三下午去世，那天正是廖正银的门诊时间。“我憋着眼泪在看诊”，他选择等到门诊结束后，夜晚才驱车回家。“这件事这几年一直是我心里的遗憾，但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”

在回乡时看诊的30多年间，他也感受着基层医疗的进步，“现在县一级医院，医疗设备都是充足的，我们缺少的不是设备，而是能够熟练掌握使用的人。”

山峰依旧

这些在基层医疗中感受到的“缺少”里，藏着廖正银心中的山峰。

“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医生太不容易，从本科到博士，从实习到坐上诊台，热爱、努力和吃苦，缺一不可。”廖正银相信，随着技术进步，有的手术不会需要高级的医生，“机器人做得比我们好，因为它的手更准。”

事实上，一个被自己内心的热爱所牵引的人，是无法忍受任何倦怠和停滞的。在他的倡导和牵头组织下，川大华西医院专门开通了疑难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。

“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联合华西不同学科的专家力量，希望能够帮到更多基层医院解决不了、大医院单独科室单个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。”廖正银说。

今年，他的大女儿将继承父亲的衣钵，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。廖正银希望女儿在德国最好的大学掌握最前沿的医学技术，再回到祖国服务。他甚至期待着女儿能学习当年的裘法祖院士，成为中德医学交流的桥梁和纽带。

心怀乾坤大，也惜草木青。

今年春节放假前，有位患者家属在医院大楼前拦住了廖正银，她的丈夫刚刚病逝，她来向丈夫曾经的主治医生表示感谢，“他多活了两年，也就是两个春节，我们很满足了。”

即使从医多年，见多生死，廖正银依然会轻易被这样的瞬间打动。

新年后开工第一天，刚刚走进医院，就有熟悉的同事跟他打趣，“廖医生，今年回乡又火啦。”

“这些只是举手之劳啦。”换上白大褂，属于廖医生的一天开始了。

这天成都天气特别好，他内心的山峰，一直都在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摄影 雷远东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